

■ “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” —— 垒土丛书 —— 《昌盛街》

王齐君 —— 著

昌盛街



LEITUCONGSHU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昌盛街

昌盛街

王齐君/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昌盛街

著 者:王齐君

责任编辑:杜 红

责任编辑:马爱茹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中国·长春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:130021)

电 话:0431-5649710

印 刷:长春盛达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8.25

字 数:213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7-206-03569-8

版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 册

定 价:220.00/套(20.00 元/本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（总序）

曾有人说，吉林的黑土地不长小说。我想这话有调侃、戏谑的成份，也有对吉林文学现状不满的恨铁不成钢之意。这套书的问世足以证明，黑土地不光是长玉米，肯定也长小说、长散文、长诗歌、长报告文学、长杂文、长儿童文学。这套文丛所以命名为《垒土丛书》，当然是取诸老子的“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”，它阐释客观世界由小到大的、积累成巨的道理。文学又何尝不如此，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。每个人的文学生涯，都必然是从垒土起，最后筑成九层之台。说每人都来垒土，筑就吉林文学的九层之台也未尝不可。

中国新时期文学，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，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，受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，获得了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的变异和发展。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标志，就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，从单一走向多元，从狭隘走向广阔，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多种多样的选择。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，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，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，跃上了中国当代文学的“九层之台”，呈现出发展繁荣的局面。作为我省从新时期以来开始发轫的一批中青年作家，他们的作品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“九层之台”的砖瓦。同时，他们也从“垒土”开始，正脚踏实地、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辉煌的“九层之台”。基于这些考虑，我们把这套吉林省中青年作家个人文学作品选集丛书定名为“垒土丛书”。

第一批书日选定的15名作者，都是创作取得相当成果、“当前在文坛上比较活跃、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我省中青年作家。收入这套“掌上丛书”的作品，有的被全国性选刊转载，有的被改编成影视作品，有的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，有的在读者中产生过很强烈的反响。总之，这些作品无论是在主题的开掘和把握生活的方式上，还是在叙述策略和语言运用上，都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审美风格，出现了艺术的多种可能性和实践性。就风格而言，我们是兼收并蓄，这些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的，也有现代主义的，还有浪漫主义的等等。同时，现实主义的作品，也可能运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表现技巧；现代主义的作品，往往也有现实主义的因素。因此，有些作品，很难用什么主义、什么派来明确地给予界定。

出版这套丛书，是我省近年来文学创作实力的检阅，也是向初学写作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参阅文本。对于每一位青年作家来说，他们的作品无异是一笔财富。人的一生是由无数曲折的、坎坷的生活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，这条链条上纽结着所有的欢乐、痛苦、彷徨、迷惘、挫折和成功，它们构成了超越文学和时空的乐章，每个作家都不可能不是基督、救世主，但我想他们可以做到“文如其人”或“人如其文”，不矫饰、不粉饰、不文饰，让自己坦坦荡荡立于世、立于人前，哪怕自己有缺陷、有缺憾。那么他的人格、他的文章才是不欺人也不自欺的，魅力由此而生。温不增华，寒不改叶，物我两忘，宠辱不惊，这是一种意境。人可能穷毕生的追求而达不到，正像不是所有人都能登临九层之台一样，但至少应是心向往之。愿与君共勉。



2004年7月28日



王齐君，上世纪70年代初生于吉林省白山市。

1995年发表小说处女作，先后在《小说界》、《作家》、《山花》、《春风》等刊物发表作品。作品收入《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·到上海去》、《睁大眼睛睡觉》、《猫城故事》、《飞翔》、《2001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》等各种选集，并被《小说选刊》等刊物选载。曾获吉林文学奖、榕树下中篇小说奖等。吉林省作家协会聘任作家。

现供职于通化铁路乘警支队。

目 录

昌盛街	001
山村英雄	014
老师别哭	025
字与词	038
肉	051
对话	065
你知道北京与法国的时差吗	078
螃蟹	092
败将	108
听说	119
眼睛	129
弯弯曲曲	144
风景	157
远去的村庄	167
阳光明媚的早晨	185
西服兜里的玫瑰	191
老黄历（中篇）	206
王齐君和他的《昌盛街》	余 华 262

昌 盛 街

爱你
就像老鼠爱大米
不打你
不骂你
就用爱情折磨你

——题记

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玩过刨幺，又是否到过昌盛街？要是你们从没玩过刨幺，又没到过昌盛街的话，干吗不来昌盛街看看呢？只要来到昌盛街，我保证你们很快就会学会刨幺的，甚至我现在就可以教你们。但是我想，你们还是抓紧来昌盛街找我吧，因为我更想与你们谈谈有关我的故事。这么多天以来，我总被一种倾诉的欲望控制着折磨着，欲罢不能——你们也有这种时候对吧？真希望你们马上就能来，你们不知道，我心里向来就存不住一句话！

现在能来吗？来前打个电话吧，只要拨通 0435 - 3429690，我就会在昌盛街等你们的。

二郎亮子他们，这会儿就正在小青的美发厅里玩刨幺呢。

刨幺是扑克的一种玩法。两个4一个A为小幺，也就是以前所说的火箭；三个4一个A为中幺，四个4一个A是老幺，五个

4 一个 A 呢，那就是老老幺了。二郎亮子他们抓了老幺或者老老幺，要是手里又有两个 A 的话，往往会把老幺或者老老幺掰成两个小幺或一个小幺和一个中幺，别人想刨也绝少得手。他们干别的不一定行，玩起刨幺却一个比一个精，记牌断牌极少出错。五路六路管小幺。七路八路管中幺，老幺或老老幺则什么也管不上它。比如五个 3 或六个 3 可以管上小幺，或者说刨小幺；两个大王一个小王，那是七路可以管中幺。刨其实就是管的意思。两副破烂不堪的扑克合在一起后，四个人便玩上了。一方只要拣够 90 分，又有一人先扛头，或者只要拣够 140 分，那就是赢了，赢一次叫一洞；拣不够 25 分算“小雪”，算赢两洞；一分没拣着是“大雪”，是要算对方赢四洞的。谁不想大雪人家？可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！因为刨幺同其他的扑克玩法一样，也是需要些运气的，同样需要抓好牌，需要好的配合，更为重要的无疑是要打出气势。而两副扑克合在一起，抓到炮和轰也就是四路以及五路六路的机会非常多，再加上各种幺，炮火连天，所以，玩刨幺的时候场面往往非常热闹。

正因为当时闹哄哄的，所以当小强领着个外人进来，也就没能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只有小青冲着小强点了下头，算打了招呼。也不是没看见那个男孩，小青不但看了眼那个男孩，而且刹那间隐约感觉那个男孩，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面熟，也许在哪儿见过？也没多想，接着就忙活起了手里的活儿。小青当时正在给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盘头。而二郎和对家，当时有被亮子他们大雪的危险，显得十分紧张；亮子他们想大雪人家，同样不敢怠慢。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手里的牌上，玩得既惊心动魄又小心翼翼——精力过于集中，也就没能注意到屋里已经来了外人。直到亮子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大雪了二郎两人，兴奋得忘乎所以、大呼小叫了一会儿之后，大家这才发现，小强领着外人来了。小强站在地中央“飘扬”了亮子他们两句，然后向大家介绍：“这是我的小学同学李蓝，大家叫他阿蓝就行。”阿蓝赶紧向大家点头，

很友好的那种。谁都知道，接下来小强应该给阿蓝介绍大家，而小强竟然忘了这一环节，鬼知道他在想什么？当然大家也缺乏必要的热情。二郎两人刚被亮子他们大雪了一把，有些不服气，急着要扳回来，所以大家谁也没做任何的自我介绍，他们只是一起瞅着阿蓝点了下头，很快又都投入了新的战斗。

阿蓝不好再说什么。只是站在旁边静静地观战。

这就是昌盛街，是不是有些破败？我也觉得该改造了，政府也早说过要改造这里，据说还立了项，可总是干打雷不下雨，我们渐渐也就失去了热情。因为令我们失望的东西实在太多，事实上我们也从没抱过太大的希望……我倒是希望这里能盖起高楼大厦，哪怕只修条宽敞的马路，那样就是下再大的雨鞋子也不至于弄得惨不忍睹，谁喜欢这破路？可说实话，我也真没抱过什么希望。男青年们就更不关心了，他们一天到晚只是无所事事地漂在大街小巷中，似乎对什么都漠不关心，怎么说呢？我一看见那些半大小子一天无所事事心中就不免生出些感慨：你们说，这世界还有公平吗？我真有些怀疑。你看那些半大小子，虽然谈不上什么英俊潇洒呀，风流倜傥呀什么的，但也不难看是不是？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，这样的一些人，又都那么年轻，你说怎么就都没个工作，一天只能游荡于街头胡同？我也并不否认，没有文化的确是一个方面，可身处这样一种环境我们又能怎样？我们多数只念个初中，就算很不错了。谁不想上大学出人头地？我们又不是傻瓜！可是就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，我们多数就只能面对现实地在这里等待或者挣扎，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？

好在我好歹有个吃饭的营生。

而一天没什么事儿，你说他们干什么吧？除了打闹到处游荡外，只能是闹哄哄地聚在一起打打麻将啊扑克什么的。我们也想玩点儿高雅的，保龄球高尔夫球啦，网球什么的，可我们缺人民币呀。说我没钱吧，我也真是没钱，可那些半大小子和待业青年

们，用男人的话说，简直穷得尿血！就说他们玩刨么吧，不过才五毛钱一洞，老头老太太们打麻将，还玩两毛五的呢。你说他们有什么资本吧？他们什么资本也没有。也谈不上有什么资本，他们有的只是不值钱的时间！

二郎、亮子，包括小强，他们就是这样一群穷鬼！

但我还是觉得，昌盛街的夏天还是挺热闹的……

现在，又经过一番较量，二郎和对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拿回了那张破烂不堪的两元票。战斗总算告一段落，大家总算松弛了下来。他们总是这样，当忙活了半天，没什么收获的话，他们很快也就彻底泄气。这个年龄的青年又有多少耐性？再说，人本来就是相当缺乏耐心的。

因为已经休战，大家就都有些无聊地坐在那里。

小青手里这会儿正巧没什么活儿，见双方只打个平手就冲他们叫起来，你们在我这儿闹腾了大半个下午，总该拿点场地租用费的吧？通常他们所赢的或者说所输的那点儿钱，几乎都被大家吃了雪糕喝了汽水，这个夏天他们总是这样。小青所说的拿场地租用费当然是在开玩笑——对于这帮穷鬼，她也从没指望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些什么。

尽管知道小青是在开玩笑，二郎却还是甩出了那张破烂不堪的两元票。亮子瞅瞅大家，也抠掏出了两元，一起递给了小青。小青接过那两张皱巴巴的票子，说这还差不多，笑着跑去买回了几瓶劣质汽水和几根劣质雪糕。小强一边喝着劣质汽水，一边笑嘻嘻地跟小青没话找话，我说小青，你也太抠门了吧？这里就你挣钱，应该你请客才对的吧？要是没我们你自己闷在这儿，多无聊啊！小青斜了一眼小强，伸出鲜艳的舌头舔了口雪糕，说少臭美！出去你可别说你认识我——丢不起那个人！小青说着漫不经心地瞥了眼刚刚加入这个圈子的阿蓝，意思像是说：他跟我们又有什么交情，凭什么吃白食？正吃着雪糕的阿蓝也是这么领会

的，嘴就不由一下子停住了；脸随即也一下子红了。小强看看脸红的阿蓝又望了眼小青，装作什么也没察觉，解嘲地笑了一下，若无其事地喝着汽水。

因为有东西吃喝，屋子里暂时安静了许多。

等大家把手里的东西吃喝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小强才挑衅似的盯着小青问大家，你们说，是雪糕好吃呢还是汽水瓶子好吃？相互瞅瞅，谁也不知道小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一时都被问住了。小强得意地环视一下有些呆愣的大家，阿蓝吃你们根雪糕，你看把小青心痛的！还没吃你的呢！你们知道不，阿蓝吃你们根雪糕，那可是给你们面子！小强把话这么一说破，阿蓝更是无地自容。小强却也不管大家的反应，说现在我就让阿蓝还你们这个人情。小强说着冲阿蓝做了个请的手势，下面，就请阿蓝给我们表演吃汽水瓶儿！大家鼓掌欢迎！

众人以怀疑的眼光看着阿蓝，掌声并不怎么热烈。

完全可以看出，阿蓝同样没有思想准备。但小强已把话说了出去，看上去阿蓝也就没办法拒绝。再说，也的确吃了人家的雪糕，要是不表演的话，恐怕会更加让人瞧不起吧？大家的眼光本来就充满着怀疑。

阿蓝根本已经没有退路。

没有退路的阿蓝慢慢伸出手，伸手接过小青递过的青绿色汽水瓶儿，根本不看小青，谁也不瞅也不说话，用手蹭蹭瓶口，然后就将瓶嘴儿轻轻塞进了嘴里，小青鲜嫩的小嘴跟着微微张了张。在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阿蓝的嘴，脸上还是一副将信将疑或惊奇的时候，只听一声脆响，一声脆响过后，阿蓝已将汽水瓶拿离开了嘴，原本圆滑的瓶口这时已出现了大半个缺口，大家瞅瞅那个锋利的缺口，又赶紧去瞅阿蓝。阿蓝的嘴像是正吃着什么好吃的东西似的，一下一下地蠕动着，有板有眼，咀嚼得很有滋味的样子，从他嘴里正传出那种玻璃被轧碎的声音，咯吱咯吱的，多少有那么一点儿的刺耳。每个人的脸都随着阿蓝的咀嚼，随着那种

声音痛苦地抽巴起来，弄得眉宇间满是褶子。牙也都咬得紧紧的。小强的腮帮子甚至也跟着动了起来。屋子里除了那种玻璃被轧碎的声音外，异常的静，咯吱咯吱的声音便更加响亮，更加的刺耳。大家听着那种咯吱咯吱的声响，不由得都有些替阿蓝担心：阿蓝的嘴会不会被划破，流出血来？大家的担心应该不是没有道理。而阿蓝却始终没有任何的反常迹象，就那么咯吱咯吱地一下一下地咀嚼了好一会儿，后来只见他的喉节突然上下一动，在大家痛苦表情的衬托下，阿蓝有滋有味地一下就咽下了嘴里的东西！

阿蓝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完成了表演，起码表面看阿蓝相当的轻松。大家不知不觉也都跟着咽了口唾沫。

的确有些惊奇，看上去阿蓝也没什么特别的呀，也是一副肉嘴，牙齿也是普通骨头生就的，他怎么就能咬动硬邦邦的汽水瓶子，怎么就能（敢）咽下肚呢？惊奇与佩服过后，大家有些按捺不住地问阿蓝，吃玻璃是种什么滋味？阿蓝笑笑说，只要你认为自己是在吃硬馒头之类的东西，咬玻璃就会感觉玻璃很软，就跟吃硬馒头一样：能咬动，还有什么咽不下去的？话虽是这么说，可大家谁也不敢尝试。至于玻璃片在肚子里是种什么感觉，走道或者做剧烈运动时，又会不会发出那种哗啦哗啦的声响？会被消化吗？如果不能被消化，又是怎么拉出来的？这些大家更加难以想象，也就没人过问。其实大家看重的只是吃汽水瓶子本身，其他的根本不能让大家有太多的惊奇。他们只是想，像吃玻璃这种特异功能，也许只能是天生的吧？

事后，我难以置信地用手轻轻地捏了捏那汽水瓶子的缺口处，你猜怎么着？就跟捏在锋利的刀子上似的！阿蓝的嘴也是肉长的，他怎么就敢吃汽水瓶子？还能（敢）咽下去！

捏捏锋利的缺口，又握了握那硬邦邦的汽水瓶子，我不由吐了下舌头，撇了撇嘴，由此可见我还不够成熟。其实，要是我能再成熟些的话，有些事情恐怕不会发生，起码不至于将事情弄得

那么糟的吧？有时人不信命也是不行的。

也许只因为白吃了人家的一根雪糕，为了还人情阿蓝才不得不表演了一次吃汽水瓶儿？而一想到小强所说的“是雪糕好吃还是汽水瓶子好吃？”阿蓝心里就有些堵得慌。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雪糕好吃还是汽水瓶子好吃了。

可以想象的是，在阿蓝给大家表演了吃汽水瓶儿之后，立即引起了轰动，同时也拉近了他与大家的距离。以后的日子里在大家的一再请求下，阿蓝不好推辞先后又给大家表演了吃日光灯管、碎茶杯、坏灯泡等等，每一次的表演都让大家有一种过年的感觉，阿蓝渐渐也就成了圈子里的核心人物。再在一起玩扑克或打麻将，大家自然都要让他三分；再吃雪糕之类的东西时，就是没有谁的也不会少了阿蓝的，也没人再说三道四了。小青对阿蓝早已另眼相看。他们甚至对阿蓝说，要是你去什么地方表演吃汽水瓶儿之类的话，准能引起轰动，会赚很多钱的吧？阿蓝对此笑着说，别做梦了，那种钱也好赚？

阿蓝这么一说，大家都觉得阿蓝有这种特异功能，又无法充分利用难免有些可惜。大家的确都有些替阿蓝惋惜。但却也只有摇头的份儿。

因为阿蓝的一系列精彩表演，那些日子要是阿蓝哪天没过来，大家都会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覺，都会觉得这一天是那么的无聊，相信阿蓝也感觉到了大家对他的崇敬与依赖，但他从没跟大家说过什么，似乎一句亲近的话也没有，所以，尽管大家都非常喜欢阿蓝，但阿蓝给人的感觉，却始终不是怎样的亲近。阿蓝与大家似乎总有着一层隔阂。其实有的人就是这样，尽管他时常活动在我们身边，可我们还是无法接近他了解他，即使和他相处再长时间，他给我们的感觉还是那么的神出鬼没，很难捉摸的——对于像阿蓝这样的一个人具有特异功能的人，那就更是如此了。

我也觉得阿蓝有些与众不同。你们不知道，阿蓝不但能像吃硬馒头那样吃各种玻璃制品，而且平时话特少，听他说句话，这么说吧，就跟捡块金子似的！可我又总觉得，阿蓝好像一直有话想对我说。却又总不见他说，就好像总也找不到机会似的。

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呗，难道我还不够大方吗？我曾这样天真地想。

可谁又能想到，当阿蓝疯狂起来的时候，他居然那么的能疯，那么能闹能整景儿，说真的真是让我大吃一惊！

那时已是初秋。凉爽的夜风于街巷中四处游荡，夜晚的昌盛街显得冷清而寂寥。二郎亮子小强他们本来已在小青的美发厅里闹腾了一天，可到了晚上，他们又转了回来。一进美发厅，却见阿蓝早已悄无声息地来了。看着鱼贯而入的大家，阿蓝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匆忙低了头。大家也都感觉到了什么，却也没做任何理会。等大家坐下后，也许是为了彻底掩盖刚才的尴尬，阿蓝突然一下从理发椅上跳了下来。阿蓝搓了搓手，大家到齐了，我给你们表演聚老鼠怎么样？大家一时无法搞懂，热情自然不高。聚老鼠，什么意思嘛？大家自然不懂，以前没听说过呀。而要是阿蓝说表演吃什么东西的话那么肯定立马就会冒出“这次吃什么”之类的话。聚老鼠，大家真的不懂。阿蓝赶紧解释：就是把这屋里的耗子都聚到一块儿。这下大家明白了，可是又怎么聚呢？用香肠引诱不成？这时小青说，你还别说，我这屋里还真有老鼠，晚上一闭灯它们就开始闹腾，我早就想收拾它们了，可它们总是鬼头得很，委主任发的鼠药它们根本不吃……这下就看阿蓝的了。

大家原本还有些怀疑，小青这么一说，也都坚信不疑了。也是，对于一个连汽水瓶子都可以当馒头吃的人来说，他想把那些呆头呆脑的老鼠从犄角旮旯里请出来，应该也不是怎样困难的事

情？于是大家说，那你就赶紧聚吧。

阿蓝生龙活虎地蹿到地中央，大家都坐好了，不许出声。众人就都挤到了那张窄窄的长条沙发上。阿蓝随即拉灭了日光灯管，现在大家赶紧都闭上眼睛，赶快都闭上，我去打盆凉水放地中央，我一吹口哨耗子就会出来跳进盆里喝水，我们就可以来个一网打尽！等着我啊，我去打水啦。大家就都闭了眼睛，坐在黑暗中等着阿蓝。只听得阿蓝摸索着进了厨房，稀里哗啦地在厨房里找盆，哗哗地接了水后，将脸盆咣当一声放到了地中央。阿蓝清了清嗓子，大家注意了，现在都准备好了，我可就吹口哨让耗子出来了啊！阿蓝说着响亮地吹了几声口哨，一声尖厉的唿哨过后，却又突然停了下来，你们到底闭没闭眼？没闭耗子可不出来呀。大家赶紧说，闭了闭了，都闭了。阿蓝就又开始吹起了口哨，吹了一小会儿，却不见一点动静。就在大家竖着耳朵专心致志听动静想象着耗子的时候，阿蓝却再次停了下来，你们别再骗我了，肯定有人没闭！说着走上来，一边摸索着一边说，我看你们谁敢不闭？！大家赶紧都紧紧闭了眼。闭紧了眼睛的大家感觉阿蓝在探索着挨个摸着他们，摸到他们的脸后，就开始在他们的脸上一顿乱摸乱划拉，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不摸到眼睛绝不罢休！就那么摸了好一气，每个人都摸到了，阿蓝这才转回身继续吹起了口哨。

阿蓝这次吹的是鬼子进村，吹得挺卖力，水平挺高听上去挺悠扬的。小青听得实在憋不住扑哧一声笑了。而大家都想看看一堆老鼠聚在一起喝水的样子，结果小青遭到了大家的严厉训斥。小青只好强忍住笑。

就这样又吹了一会儿，阿蓝突然有些神秘地悄声对大家说：嘘——大家小声点儿，耗子都出来啦！

其实呢，尽管大家一直在想象着老鼠们鬼鬼祟祟地出来，跑到水盆里喝水的样子，可除了听到阿蓝那让人忍俊不禁的口哨声外，其他的什么动静也没听到。可睁开眼后，黑暗中他们还是急不可待

地都去瞅地中间的那个脸盆。屋子里黑糊糊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这时日光灯突然一下被阿蓝拽亮了。大家不太适应地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都投向了地中央的脸盆。日光灯下，只见地中央的那个脸盆装着多半盆的凉水，脸盆里除了装着多半盆的凉水外——哪有什么半只老鼠？！小青有些疑惑地瞅了眼阿蓝，却见阿蓝正一脸的得意，正站在那里窃笑呢。再瞅瞅二郎亮子小强他们，小青愣了一下，随即扑哧一声笑了。大家闻声看小青，看着小青，纷纷扑哧扑哧地笑了。再相互瞅瞅，屋子里顿时疯笑成了一团——

原来除了阿蓝外，此时他们每个人都已经成了大花脸！特别是他们的眼睛，每个人的眼睛都被锅底黑灰涂抹成了标准的熊猫眼，看上去都跟小丑似的！大家这才明白，阿蓝故作神秘所接的那盆凉水，原来是给他们这群丑陋的老鼠们洗脸用的啊！

我对阿蓝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！我还没像佩服阿蓝这样，佩服过谁呢。这么多的人，而且个个自命不凡，结果呢却被他耍得溜溜转！即便现在我也觉得，即使我被阿蓝抹了个大花脸，洗了半天才洗净，我还是从心底佩服他。当时我就想，阿蓝可真有意思，可真是不同凡响啊！

就在阿蓝给大家表演了聚老鼠后不久，就在大家还沉浸在那种玩闹中，还在津津乐道聚老鼠的时候，阿蓝却突然从这个圈子里消失了！面对表演了那么有趣的聚老鼠，地位已明显得到巩固的阿蓝的突然消失，大家难免都有些纳闷，问小强，阿蓝怎么不来了？小强对此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，但他坚信，阿蓝总会再来的。其实大家也这么认为的。可是直到冬天来临，冰雪已经覆盖了昌盛街，却依旧不见阿蓝的身影，此时阿蓝就像夏天树上的那些绿叶一样，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大家都觉得阿蓝有些莫名其妙。

尽管此时已缺少了阿蓝，但是二郎亮子小强他们还是时常活动在小青的美发厅里。他们除了让小青无偿地理发染发做头型